

# 健康携梦人



刘心武 著   ◎ 健康携梦人 ◎

□□弹指间，我已经六十五岁。父母早已仙逝。我还在人生的途中跋涉。一方面以梦想寄托心灵里某些无法在现实中安放的东西，一方面心里头倍儿明晰：人首先需要在现实中立足，能够成为所谓「梦中人」的，实属凤毛麟角；携梦前行却不可让梦吞噬。□□

# 健康 携梦人

■ 刘心武 著

中国海南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健康携梦人 / 刘心武著. —北京: 中国海关出版社,  
2007.10

ISBN 978-7-80165-466-3

I. 健… II. 刘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0042 号

**健康携梦人**

JIANKANG XIEMENGRREN

刘心武 著

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甲 9 号 (100013)

发行部: 010-84252703 编辑部: 010-84252691

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

字数: 260 千字 开本: 16 印张 18.5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65-466-3

定价: 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碎语唠叨说随笔

随笔：散文的一种。随手写来，不拘一格。中国宋代以后杂记、见闻也用此名。“五四”以来，随笔十分流行，形式多样，短小活泼，优秀的随笔以借事抒情、夹叙夹议、语言洗练、意味隽永为其特色。

发轫于“文革”之后的新时期文学，义无反顾地融入思想解放的大潮中，作家们以文学投注社会、历史、时代的质疑与思考。而以大智慧、锐利锋芒面对现代语境者，惟随笔马首是瞻。

当不少人正儿八经地以文学的名义把有趣的世界弄成无聊的人间，将原本充满审美愉悦的活动搞得枯燥乏味的时候，很多充满忧患意识和强烈使命感的随笔大家，或金刚怒目、慷慨悲歌，或棱角隐含、重剑无锋，或微言大义、皮里阳秋，却都以血写的文字，锥心刺骨的表白，臧否忠奸善恶，激扬爱恨情仇。他们随笔的深邃和宽厚又构成另一种大境界，是远比创伤性的“愤怒”与“自怜”大得多的境界。

艺术的深度就是灵魂的高度。读精彩随笔，不仅开启一扇回眸历史、眺望人间的窗口，还可澡沐精神的尘埃、滋润饥渴的心田、刺伤情感的平庸、点燃理想的魅惑。

文学是人类的精神遗存。在文化多元交融的现实语境中，一代风流，几多绝妙文章。真是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。那一篇篇浸含着个人声音的随笔，或瞄准社会世相，直面人生，关注国运民瘼，为黎民黔首的困顿大声疾呼，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血性；或痛快冲破“言志”、“载道”的桎梏，向善求真，踔绝无羁地写人性、人情、人在宇宙时空的位置及命运；或违情越俗地写“内心世界”、“自我意识”。焦灼与苦闷、喧嚣与希

望，原本就是人生饶有意味的一页。

他们是面对消费时代的精神背景，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，力求超越当下精神困境的精神殉道者；他们是具有尼采式的悲剧意识、昂首问天的现代屈原。从美学观念上看，他们又是崇真尚实的，修辞立其诚，是真、善、美的传播者。

读这些睿智哲思的文字，如同与智者奇遇，这里有灵光的闪烁，有魂魄的悸动，有神奇的魅惑，有无以言说的感动，还有灵魂的拷问。

文者，纹也。在文学大家的笔下，随笔有坚硬高大的思想骨架，又有丰富丰饶的血肉。题材五花八门，形式千变万化。小题可以大做，大题也可做小，信手拈来，便成妙谛。格局不求一律，风范尽可自由，包罗统汇，构成随笔美文的大博览，成为人们精神家园的一隅、重要的知识构成和难忘的审美记忆。为传统文化承传续上一捧柴薪。

“中国当代文学大家随笔文丛”就是着眼于这些活跃文坛的随笔大家，遴选其最具人文承载的美文精品，七卷同时推出。幸赖这七位文坛大家、也是经年好友的悉心襄助，本套丛书遂顺利面世。两年前，我曾为一家出版社主编过十五卷本著名作家散文丛书，就因得到过他们热情的支持而顺利出版，颇受各界好评。如今再度合作，甚是愉快，并相信这套丛书也会受到读者的喜爱。

此丛书出版之际，主编总要说点什么，遂写了几句浮浅的关于随笔的文字，不敢言序，赘语也算不上，叫碎语唠叨好些。离题谬误之处，方家哂之可也。

汪兆骞

丁亥年夏至北京抱独斋

# 自序

答应中国海关出版社编出这样一个集子，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，就是说到根上，我本是一个“海关子弟”。

1950年，八岁那年，父亲带着全家，从重庆乘船东下，到武汉改乘火车，来到北京。他被任命为新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处副处长。全家被安顿在东城钱粮胡同的海关宿舍大院里。在那个院心有四株西府海棠的空间，我度过了整个的少年时代。

弹指间，我已经六十五岁。父母早已仙逝。我还在人生的途程中跋涉。虽然已是望七的年岁，办理退休手续好几年了，但正如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有一回刊登对我采访时使用的那个标题所说——《文坛老字号 快乐边缘人》，我把自己的写作，跨越半个多世纪，坚持到了今天。尽管我已经属于社会边缘人，在写作上也只算是边缘写作，但自得其乐。

我的写作，目前叫做“种四棵树”：

第一棵是“小说树”。我一直在写小说。只是近些年我的小说不那么引人注目，更不轰动罢了。这个集子是散文随笔集，不收我近年写的比如《泼妇鸡丁》那样的小说——《泼妇鸡丁》2003年在《当代》杂志首发，2007年春天已经在法国出了法译本——但我的一些作品，介乎小小说与散文之间，在这个集子里，收入了若干，完全可以当小小说看。

第二棵是“随笔树”。近年来我的随笔产量很大。这个集子里，除了一篇在外交部讲《红楼梦》的提纲，全是2006年到2007年8月所写。虽然我出的随笔集已经很多，但这个集子的新鲜度还是很高的。

第三棵树是“建筑评论树”。我不仅从事建筑评论，我还从事足球评论。只是我还没把足球评论也单列为一棵“树”。

第四棵树是“红楼梦研究树”。因为2005年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播出了我揭秘《红楼梦》的系列节目，形成轰动，引出争议，因此有人说我并非

“边缘人”，有人为之不能容忍，当然，也出现了粉丝和粉丝群。我得说实话，这棵树结出的果子招来这么强烈的反应，实在是我始料未及，更不是我想谋求的。因为这棵树竟壮大招风，倒把我前三棵树上的果子遮蔽住了。其实我自己更看重的，还是头两棵树。

这个集子，奉献给读者的，就是“散文随笔树”上的新果子。

第一辑收入的，大体是人生感悟、世相百态、审美体验方面的文字。其中《健康携梦人》那篇，写到了父亲，一个老海关干部，虽内容与其工作无关，但也能看出他对我的良性影响，用之作为书名，意在与读者诸君共勉——我们都有梦，且我们都能健康生存。

第二辑收入的，大体是对一些人物的感怀。

第三辑收入的，是建筑以及居住环境方面的评论和随笔。

第四辑收入的，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赛事之间写的足球评论，我总是把足球评论同世道人心、人情人性结合起来，因此，这些篇什应该不会由于赛事的远去而失却咀嚼的滋味。

第五辑是关于《红楼梦》的文字。

第六辑是2006年访美、2007年旅俄后写下的随笔，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，我总愿在这些文字里融汇进更深层的意蕴。

自己快乐，但不独乐，更愿把快乐度人。这就是我编这个集子时的心情。

2007年8月30日 绿叶居中

## ■ 目录

### 自序

### 第一辑：世相百态

- 大吉鱼 /2
- 刺猬进村 /5
- 打地铺 /8
- 抽换年轮 /11
- 大碗 /13
- 颠簸 /15
- 古井帽 /18
- 鬼姜花 /21
- 生芽豆 /24
- 果疼 /27
- 河畔羊群 /29
- 胡桃夹子 /31
- 换季诗 /34
- 健康携梦人 /36
- 看倒影 /41
- 客厅里的嗡嗡声 /44
- 麻雀圆舞曲 /47

母鸡吃蛋 /49  
挪开暖瓶 /51  
一粒胶囊 /54  
谁在喊 /57  
夏威夷黑珍珠 /60  
秋千座 /62  
替嫂 /65  
铁糖阿伯 /68  
小圆拢子 /71  
无金日 /74  
琼花谜 /77  
养从抚起 /80  
果香满溢夜光杯 /83  
鼻文明 /85  
牙文明 /88  
包房综合症 /91  
手机症候群 /94  
拒绝站票 /96  
造塔成焰为哪般 /99  
一斛珍珠生趣盎然 /101  
谁有不忍之心 /103  
瑞红女士的金陵十二钗 /105

## 第二辑：人性感怀

挂牌之议 /108  
手电筒朝内 /111  
萧红的神秘魅力 /114

端木先生的眼神 /116  
张中行先生二三事 /119  
行为遗产 /123  
小思不迁 /125  
科头抱膝轩中人 /128  
树与林同在 /131  
仙人承露盘 /134  
悬崖树 · 豌豆花 /137  
马季拿我抖包袱 /140

### 第三辑：建筑与居住

大老叨 /144  
化图为实 /147  
夜都会的光定位 /150  
“大轮胎”与“大鸟巢” /153  
本土建筑大师的焦虑 /156  
异味问题 /162  
大角瓜 /166

### 第四辑：足球异象

这次，从巴迪熊爱起 /170  
开锣看“织网” /172  
“美国人不喜欢足球”是X论 /174  
《红楼梦》里也踢球 /176  
把绿茵场竖起来 /178  
崇强与“盼爆” /180  
从掌缝中观赛 /182  
猜一猜，谁去吃晚餐 /184  
给悲痛以地位 /186  
球门的牙刷 /188  
热锅上的教练蚁 /190

赏刁 /192  
射手榜里没有“眼镜蛇” /194  
失败不是一个选择 /196  
问星要光 /198  
问星能有几多愁? /200  
盖尔森基兴的幸运 /202  
霍金与足球 /204  
尊重共享繁华 /206  
有人打伞在等你 /208

### 第五辑：红楼新解

隔锅饭儿香 /212  
浮萍尚有相逢日 /215  
黑母鸡一窝儿 /219  
海棠有香 /222  
四大家族惹人眼 /225  
见识狱神庙 /228  
邂逅大行宫 /232  
让世界知道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 /236

### 第六辑：外面的世界

在美国讲《红楼梦》 /244  
奥斯汀小木屋 /259  
白夜节的狂欢 /263  
托尔斯泰青冢 /266  
普希金决斗处 /269  
罗姆再吸一支烟 /272  
米·一只蚂蚁 /275  
滨河街公寓 /278  
红星与双头鹰 /281



# 世相百态

## 大吉鱼

老孙是个民俗研究者，经常搞“田野考察”，这回跑到我温榆斋所在村子，非拉着我一起，跟他搞“农民与鱼”的主题调查，而调查的重点，是寻找大吉鱼。

我先带他到桑儿家去。人家新盖起没多久的大房子，北房七间，高底座，大罩廊，檐脸画好漂亮，老孙虽然赞不绝口，心里所关切的，其实是另外的东西，你听他问的：“你家原来有没有条案呀？条案上头总得有座镜座钟什么的吧？两边还该有成对的点心罐、帽筒、掸瓶什么的吧？什么？全处理了？哎呀呀……”桑儿得意地跟我们指点三间屋大的客厅的花式吊顶，当中那众星拱月型的大吊灯，周遭那些彩色的射灯，还有满堂新潮沙发什么的，老孙只是含混应对，仍缠着人家问：“过年吃什么鱼呀？以前吃不起鱼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个讲究，就是拿条木头鱼搁盘子里，给浇上酱油汁，算是年夜饭也上了鱼了，年年有余，取个吉利，记不记得呀？”桑儿大概不记得那类的事了，但他悟出了老孙的兴趣所在，就领我们到西厢房去，没等他指点，老孙先就激动起来：“哎呀！躺柜啊！如今留着这样家什的农家，已经不多了啊！呵呵呵……看呀看呀，这上头还雕刻着鱼的图案呢，刀工虽然粗糙，那祈求年年有余的心情，跃然其上啊！”跟着就嘱咐桑儿一定要把那又长又笨的大躺柜保存好，桑儿却说：“这边收废品的都不乐意要，说我要先给拆卸了，当板材卖，那还差不多！”

到了袁二家，老孙还在叨唠躺柜不该灭绝。我代他问袁二：“你

家还有没有大吉鱼？”袁二就笑：“咱家又没人坐月子，熬什么鲫鱼汤呀！今年春节鱼倒是预备了不少，你知道我就爱吃鱼，所以买好了黄花、鲤鱼、大胖头，好几样吃法呢，初三你们来我这儿吃炖、喝二锅头！”我只好解释，想找到那种当年的木头鱼，袁二觉得好笑：“那你们就跟要找土炕一样，如今村里哪还找得着？”袁二媳妇搭腔了：“咋找不着？昌叔他们家不就还留了一架？”老孙听了喜出望外：“有土炕就备不住有大吉鱼！”

昌叔家房子比较老旧。院里厢房租给了几家外地人，有的回家过年去了，有的却还留守，其中小胡两口子是收废品的，进门遇上，我问他们怎么还没回老家，小胡如实告知：“节期各家处理东西，尤其小区里头，油水很大，我们舍不得放弃。”老孙问他收废品时，有没有人卖他木头鱼，他说有呀，顺手就找出来一个念经的大木鱼还附带长把木槌，我就只好笑着给他解释一遍，小胡说：“哎呀，我老家有那个，我小时候，年夜饭上摆过，虽说不能吃，大人小孩都要往上敲几筷子！”

昌叔家正房东屋真的还有炕，不是纯土坯的，包得有很好的灰砖。昌叔正倚着被褥擦看报纸，见我们去了忙往炕上让，老孙上炕一盘腿，就连连赞好，说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要把它淘汰掉？昌叔没等老孙问旧，就跟我们议新，敲着报纸说：“二千六百年的老规矩，给破啦！好呀！”原来他对2006年起免除农业税这事特别看重。老孙请他讲讲农民过年时候对鱼的感情，他却还是议新：“二十几年前我们村周围还有那么多河汉池塘，稻田一望不见边，后来办乡镇企业，把水给污染了，企业全停了，又搞小区开发，村西那么好的水塘，干了，成了垃圾填埋场……哎，步伐不小，问题不少！”昌叔三十年前是大队干部，思路谈吐自有其特点，侃侃而谈道：“坏处要许说坏，好处必须说好。村里有人说，农业税是个小数目，别的负担可在变成大数目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事情总得一件件办，免农业税，是今年咱们年夜饭的一条大鱼，开春大吉，对不对？”

领着老孙串西家，访东家，到底他眼皮儿有专攻，我去过多次

也没在意的一些民俗旧物，他一眼相中：花轿帘子（现在成了老人住屋的门帘）、水井镇兽（现在竟被随便弃置在狗窝里）、拉弓射箭的扳指（在东厢房废弃的杂物箱里）、旧屋带雕花的瓦当（成了院中花池的镶边）……有的人家痛快地送给他，有的主人就大方地跟他开价。转悠到天黑上灯，他手上那张问卷的空白也差不多全填满了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设计出那些问题来的，其中最让我觉得有趣的问题是：“如果生活里没有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“如果现在年夜饭还放一条木制大吉鱼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”而最有意思的回答，我也选出两条来：“没鱼盼有鱼，有鱼不求贼大。”（老郭头答，66岁）“我家要有大吉鱼，出国留学带着去！”（冯开放答，17岁）

## 刺猬进村

就着炸饹馇——一种北京郊区农民最喜爱的豆面皮卷胡萝卜丝、香菜烹炸出的零食——喝着小酒，跟村友三儿侃山。

三儿是开大农机的驾驶员。说起前几个月秋播，大拖拉机挂着播种机，从这边大田，越过一道土坎，转移到那边大田时，豁开了坎上枯草窠子底下一个刺猬窝，跟在播种机后头的两位农友不由得欢呼，说是要拿泥糊上烧了吃；三儿就停机跳下地，走过去细看。大刺猬已经被一位农友捧在手里，整个儿成了水雷的模样；三儿低头一找，三个粉嘟嘟的小刺猬还在草窠里迷迷瞪瞪哆嗦。三儿就问他们：“落忍吗？”那农友也就把母刺猬扔回了草窠里。

三儿说起这档事，我对他大加表扬。但再往下聊，就知道他跟我的想法还并不完全相同。三儿并不是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。三儿今年要满46了。他这茬人，多少还存有从老一辈村民那儿听来的旧说传闻，当然，占主导地位的，还是时代进步赋予的新说新知。他往往把旧闻新知混在一起跟我神侃，听来也就很助酒兴。

三儿说他父母那一辈往上，有“四大门”一说。狐狸是头一门，《聊斋》故事及其延伸出的村语村言，发展出了一个最新故事。说是机场油库高墙外隔离带的野草丛里，谁也没瞧见过狐狸，可是绕墙巡查的油库保安，不止一个小伙子，分明看见穿着电视剧里古装裙衣的美丽姑娘，忽然出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，喊话也不回应，等你大步赶过去，美人一转身，忽然没了影，而风吹草动，鼻子眼里就吸进了臊味儿。蛇是第二门，《白蛇传》的流传，使许多人对蛇完全

没有了恶感，据说头几年有位养猪专业户半夜里哇哇大叫，惊动邻居纷纷披衣来助，手电筒一阵乱晃，最后聚焦他所指点的猪栏，确有一只小猪崽没了，他就喘着气，结结巴巴诉说亲眼所见，那蛇头正吞小猪，他吓得退避老远，稍微定了神，去取大铁锹，谁知那离猪栏十多米远的杂物棚外，赫然摆动着一样东西，仔细一看，竟是蛇尾巴！大家帮他寻找那巨蟒，不但并无踪影，就是可疑的洞口，也找不出来；后来也没有再次光顾，那专业户重述那夜经历，再无恐怖遗憾，倒仿佛是中过一次大奖。第三门是黄鼠狼，这家伙的身影比较容易遇上，三儿有一阵在自家院里设一大笼饲养肉鸽，跟黄鼠狼短兵相接，鸽子已被黄鼠狼咬残，但黄鼠狼却难逮住；三儿说起黄鼠狼并无很浓的恶感，说是他妈在世说过，雪天一只黄鼠狼竟躺在他家屋门外，他妈细看，敢情是腿受伤了，就给它涂了红药水，还拿布给包扎上，又拿些东西给它吃，也没让它挪窝，第二天再开门，它没了；从那以后，他家的粮囤，怎么往外舀粮食，怪了，第二天去看，还跟头天一样多！

那么第四门，就是刺猬。刺猬在村里村外就太常见了。三儿告诉我，刺猬三季基本上生活在田野里，冬初，会在某个月黑夜，成群成队地进村，分别寻觅藏身之处，过去多半是钻到柴禾堆里，现在柴禾堆少了，就在村街或院落的树根底下掘洞栖身。我说刺猬那是冬眠吧。三儿说刺猬是半冬眠，他常在冬天夜里，看见刺猬悄悄地在村民倒的、等待第二天被拉走的垃圾里，拣残羹剩饭吃。他说刺猬不能像八哥那样学人说话，却专会模仿老头咳嗽。他爹跟他讲过，古时候有个青年，他爹病了，咳嗽得厉害，他妈让他去买药，他揣着银子出去，就有坏小子勾引他去赌博，可是在赌博的地方，总听见老人咳嗽，他就坐不住，就还要去买药，他出了那赌博的屋子，坏小子还出来拽他，没想到院里也有老头咳嗽的声音，他就坚决去药房，来回一路上，都有那样的声音，敦促他把药买回去。所以，第四门刺猬，在他们那一带，又有个“孝子催”的绰号。我说按你爹那故事的逻辑，应该是“催孝子”吧，三儿说他决没记错，